

# 论建党前后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传播

王 颀, 王诗卉<sup>①</sup>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 长沙 410205)

**摘要:** 建党之初,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 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于实践, 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 突破“进化论”局限, 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取代并非单纯取消资本主义国家机器, 而是要代之以工农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但他们在这一时期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坚持理想与现实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 共产主义小组;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改良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报告中, 党的总书记胡锦涛指出要“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人们的认识日趋统一。可在 20 世纪初对这些概念性问题的认识上, 我们党经历了一个相当艰苦的探索过程。现在对那段历史的回顾, 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更深刻理解今天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诸多概念中蕴涵的深刻涵义。

从严格意义上讲, 在 1919 年到 1921 年这段时间内,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统一组织尚未完全确立, 各地组织均以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形式存在, 因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尚不能把那些先行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而只能称为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地过程中一步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 一 特点

一战进行中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就存在的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 使得当时国内那些迷恋于资本主义模式的知识分子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去思考资本主义, 它美丽的光环开始暗淡下来。与此同时, 新兴俄国的革命又给当时处于迷惘中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曙光, 于是他们开始“猛翻猛译”外文资料, 去了解马克思主义, 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理论的宣传中逐步认识社会主义的真谛。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特点如下:

(一) 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应用于自己的理论之中, 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

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重点介绍, 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得出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愈大, 与那不能适应它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 结果这旧社会非到崩坏不可, 这就是社会革命”的结论。这就突破了以往资本主义政治家及学者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导出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他曾大声疾呼“需知今后的世界, 变成劳工的世界。”<sup>[2]</sup>毛泽东在此期间也曾不止一次地指出, 任何国家最好的出路就是社会主义。在《德意志人沉痛的鉴约》一文中, 毛泽东指出: “德国今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和俄、奥、捷联合成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所有这些都表明早期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运用于自己的理论之中, 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消灭资本主义, 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

(二) 在批判资本主义中认识社会主义。早期的共产党人认识社会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把握的, 他们绝大多数都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创新物和发展物”。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 宣传了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指出, “因为我们自身既已觉得痛苦之所由来(不由命运完全由于私有财产制)便绝有终日”。李大钊曾指出“资本主义的破坏……, 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 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 个人所有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他又指出: “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精神复活, 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07-11-14

作者简介: 王 颀, 女, 湖南长沙人, 湖南财专法学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王诗卉, 女, 湖南祁东人, 湖南财专法学与公共管理系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了。”<sup>[3]</sup>很明显,李大钊同志的这段论述说明,以公有制形式代替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新型社会制度。陈独秀在撰文评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时也指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共和政治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公例,都是不可逃避底(的)运命。”<sup>[4]</sup>

(三)突破“进化论”理论局限,接受“无产阶级革命论”,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需要用“暴力革命”来实现。早期共产党人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其早期的革命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理论的影响,因而在其早期的革命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这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步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论”思想,认识到社会制度的改变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来实现。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李达就中国革命的方法上提出了关于暴力革命的见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者究竟应采取何种手段,我却不大留心这事。可就我的推测而言,或者不得已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议会的手段,在欧美曾经实验过,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可说是已经破产了。”<sup>[5]</sup>就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问题,陈独秀也曾坚定地指出:“我敢说:若不经阶级战争,若不经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即英文 Democracy 意为民主)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修正主义底(的)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农专政去到议会政治’。”<sup>[6]</sup>

(四)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非单纯取消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而是要代之以劳农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针对当时把社会主义讹传为“均产主义”的提法,早期共产主义者给予了有力回击,并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政权。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四种利器便是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组织。”李大钊也曾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第一要索取政权”,而“政权的索取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sup>[7]</sup>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准确把握和科学理解。

(五)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自觉地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解放这一理论应用于自己的学说中,并有意识地使之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第二步的觉悟是“要求做工人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他响亮的提出了“劳动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sup>[8]</sup>的革命口号,可以说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且以中国化的语言表达出来。

## 二 局限

由于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及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党这一时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片面的,有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一方面,这与当时的信息手段、翻译水平及相关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或多或少的带有民主主义的成份,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评价时曾说:“‘经济行程的必然性’……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增加了一种‘定命采色’”,<sup>[7]</sup>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准确把握的现实表现。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陈独秀的群众史观,也有忽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科学论断的倾向。陈曾认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时,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并且说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少数人的运动,而中国如果有一万万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那也是“一万万人压服三万万人”的运动,<sup>[4]</sup>这虽然强调了权力集中的重要性,但却在历史观上陷入了英雄史观的漩涡。

(二)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上,看重了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失误最明显地表现在后来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上,但我们认为这种“二次革命论”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早期共产党人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结果。这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下,充分发展了资本主义以后方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倾向并非陈独秀所独有,实际上早期的民主主义分子在向共产主义分子转变时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这种意识倾向。李大钊在其文章中曾就社会革命问题指出:“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候,它的崩坏亦复如此。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它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成长为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独立生存的命运,也是万万不能发生。”<sup>[9]</sup>这些论述很显然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简单化理解,没有认识到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而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在对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忽视了社会发展的曲折性。早期共产党人在对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上,并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能够以清醒的头脑认识到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当时在党的许多文献中,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的,认为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近在眼前了。例如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曾振臂高呼“试看将来全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又说“Bolshevism 这个字, 虽为俄人所创造, 但是他的精神可是 20 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 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 就是 20 世纪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sup>[9]</sup>当然,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来讲, 李大钊同志的这段论述是正确的, 而且就当时的革命情况而言是必要的, 但如若站在今天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角度而言, 我们不难看出当初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强调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曲折性。在 1920 年 11 月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 全文只字未提社会主义, 而且在党章中有这样一句话, “……并且当资本家被打倒以后, 这些产业组合就复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sup>[10]</sup>这显然是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上犯了“近视”的毛病, 不了解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生产力发展过程, 而非一蹴而就。

### 三 启示

当然, 这一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给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着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走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很显然, 早期共产党人之所以热衷于马克思主义, 主要是因为它在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所以这就难免有模仿和照搬苏俄革命模式的倾向。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威力。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特点相结合, 走本国或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英明的预见, 但这时所指的本国和民族特色还仅仅是指走向社会主义的“走法不同”, 而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告诉我们, 不但可以“走法不同”, 而且对社会主义进行建设的“建法”亦可不同。

(二)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将资本主义纳入理性认识的轨道,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毋庸置疑,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提及资本主义时皆认为那是“敲骨吸髓”的大怪物, 它浑身上下“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于是他们批判资本主义, 向往社会主义。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够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的事实, 理性地认识资本主义, 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认识。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之上的, 生产力先天的“发育”不足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 这就需要我们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 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大力发展生产力, 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三) 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 不忘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早在中共二大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在其党章中把自己的革命宗旨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推翻帝封建统治完成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部分即消灭一切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从此以后的 80 多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围绕着这两个宗旨英勇奋斗, 不停不息。前一个宗旨, 我们可以说已经实现, 后一个宗旨目前仍在实现过程中, 而且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离人类社会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还相当遥远, 那么是不是因为它遥远我们就可以把它认为是后人之事而“束之高阁”呢? 还是因为这个制度太美好, 我们就应该“跑步”进入呢? 笔者认为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的“七·一”讲话上的一段经典论述可以作为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坚定信念, 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 更要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 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 就会失去前进方向; 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sup>[11]</sup>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7
- [2] 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 [J]. 新青年, 第 5 卷, 第 5 号.
- [3] 陈独秀. 国庆纪念底价值 [M] / 独秀文存.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
- [4] 陈独秀. 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 [J]. 新青年, 第 9 卷, 第 4 号.
- [5] 李达.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J]. 新青年, 第 9 卷, 第 1 号.
- [6] 陈独秀. 谈政治 [J]. 新青年, 第 8 卷, 第 1 号.
- [7] 李大钊传编写小组. 李大钊传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9.
- [8] 陈独秀. 劳动底觉悟 [J]. 新青年, 第 7 卷, 第 6 号.
- [9] 李大钊. Bolshevism 的胜利 [J]. 新青年, 第 5 卷, 第 5 号.
- [10] 1920 年 11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共产党宣言 [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68
- [11]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B/OL]. [2007-06-14]. 央视网 <http://www.cctv.com/special/1060/6/1.html>

(责任编辑: 王友良)